

定把伪政府移至通化。张景惠仍迷信日军有力量保持东北。及至14日，已知日本天皇决定下诏投降，日本军政官民纷纷准备逃难，张景惠才明白大势已去。但这时他又灵机一动，计上心头，重演14年前“九·一八”后那套旧把戏，召集伪大臣们组织所谓“东北地方维持委员会”。他在会上说：“当年蒋介石、张学良命令不抵抗，放弃东北国土，我们忍辱茹垢，维持了14年之久。今日大势所趋，需要组织一个东北地方维持委员会，保持地方秩序的安宁，将来无论谁来接收，立即交代。不然日本走了，苏联来了，共产党抢到这快宝地，我想大家都是不会欢迎的。”同时，大家推举他为委员长。但吕荣寰野心勃勃，认为有机可乘，想夺这个委员会作为将来的政治资本。因而反驳说：“张总理年已老迈，担任当前非常重大的局面，恐怕误事，对于大家都不利。”结果张吕两派闹得怒目而视，面红耳赤，喋喋不休，直到被苏军逮捕为止。

回忆张景惠

松本益雄

刘启民译

编者按：松本益雄在日伪统治东北时期是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先生对张景惠的情况了解较多，他在这篇回忆中提供了日本殖民统治者与张景惠之间主子与奴才关系的一些有价值的史料，但他的立场与观点是错误的。此外，文中原来多处提到的“总理”一词，编者除个别者外，大都改

用“张景惠”或“张”来代替。标题回忆张景惠总理也改为回忆张景惠。编者在收用此文时作了某些删节。

一、满洲国建国前与张景惠初次见面

我于1931年5月初，到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履新，职务是外务事务室，专任对中国事务的交涉。

张景惠当时身居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议长的要职，常驻于南京。然而另一方面兼任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家眷留存在哈尔滨。张出生于1871年阴历五月初四，当年适值耳顺（花甲）之年，为了庆寿，5月初从南京回到哈尔滨。我是在哈尔滨车站首次和他见面的。

张的公馆，位于哈尔滨靖岗槐树的疏林当中，庆寿之宴是在这里举行的。搭起了戏台，从北京请来了名角马连良等，排场华丽颇极一时之盛，我们也应邀参加了盛会。

“九·一八”事变的突然爆发

此时此地，中日关系已经发展到极端险恶的地步，到达了一触即发的形势。

日本政府中枢部任命了有外相经历的外交官内田康哉伯爵担任满铁总裁，对哈尔滨总领事简拔了北京公使馆一等书记官大桥忠一氏，我是和大桥总领事，先后来哈尔滨上任的。当时的打算，是想集中全力，策动在张作霖死后，已成为满洲最高元老的张景惠，来打开已经走进死胡同的严重局面。

大桥总领事，当张景惠庆寿之宴甫毕，立即请求与张会见，陈述了目前已陷入完全僵局的中日关系，恳求借张之力，说服张学良，设法在和平的气氛中打开局面。对此提议，张景惠以认真的态度，倾耳细听并明确表示和衷共济共同努力，解决当

前的事态，并且立即登程赶赴北京，竭尽所能热诚认真地对张学良进行了说服工作。

当时，张学良为了镇压阎锡山、李宗仁等的反蒋运动，统帅了10余万大军，驻节于北京。他对日本有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心怀深恨，因而对张景惠的劝说，充耳不闻，采取了顽固相拒的态度。事情虽然如此，张景惠不为身膺军事参议院议长的重任所羁，斯后他一次也没有去南京，却留在东北专心致志，意在解决中日关系。詎料愿与心违，局势的发展，竟到达了最恶的结果，终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事变发端于日本军炸毁柳条湖满铁铁路线，这是昭然若揭的事实。然而，日本自日俄战争以来，作为自国的生命线而死守的所谓东北的权益，举凡都被排除忽视，进而拟强行排日，那种当时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岂不是也存在着几多问题吗？

张景惠与板垣参谋

“九·一八”事变当夜，张景惠在沈阳五经路的旧公馆，22日归还任地哈尔滨。事变后似乎和板垣参谋进行过简单的会谈，我估计他对事变的大体情况，已经是有所了解的。

我5月到任以来，为了交涉悬案事项的处理，经常且频繁地出入长官公署，自然与张景惠是屡屡晤面的。

可能是11月的某夜11点多钟，张在哈尔滨日本餐厅“武藏野”突然邀我前去。我立即趋往。只见张在大会客厅，被板垣参谋、驹井顾问和军方的幕僚，其外还有在满青年等多人包围着，内中甚至有持枪在手的人。因为在此顷刻之间直感到情况不寻常，所以我立刻建议只和张、板垣、驹井三个人，转到另外的房间。之后，即请问了张召我前来的意义安在？张说：“实在是因为如此如此一些事，他们要求我予以承诺。”我边听着边看了他让我看的书面文字。现在已经记不准确了。可以称之为

规整未来日满关系的基本条件吧，大约有八九条：诸如，日本军的驻留、机场的建设、日本人的居住营业自由、铁路的经营、都记在其中，让张在书面上签押。张对此作了以下的陈词，他说：“作为了解自古以来日满关系的我，对于日本要求这种程度的事情，我不认为过分。然而，在没有任何合法地位的我，今天来承诺它，这不是不合逻辑吗？纵然我本人勉强地承诺了它，相反我却怕将来日本方面也不肯这样做的。是否是这样呢？”这正是义正辞严的主张，是没有反驳余地的。转移到另外的房间之后，双方的感情也渐趋冷静，随后摆上了酒宴，心情也融合下来。虽然没有成文的东西，但是心领神会，相互达成了谅解。在平稳的气氛中直到东方放白，大家分别离去。

二、满洲国建国后

就任国务总理

张景惠于1935年5月继初代总理郑孝胥先生之后，接任了第二代总理。我于1932年3月，与满洲建国同时辞去日本外务省而转入满洲国外交部（亚细亚科长），同年7月因病归国，顺势又复归于日本外务省。然而当张就任总理之时，我应聘而再度转入满洲国，受任为他的秘书官。当我来到新京拜见他致就任礼时，他说：“秘书官的候补人员、自荐、他荐的为数很多，我只决定了您！”聆听此言，真是受宠若惊，不觉感激涕零。

关东军和张景惠

国务院会议，每周一次，以各部大臣、总务长官、次长为成员召开。其议决案件，进一步交付参议院审议。由参议院议决的议案，每周一次由总理捧呈奏请皇帝御批，是按如此程序推行政务的。另外还规定每周一次定例总理要去官邸访问关东军司令官进行会谈。

议案几乎全部由日系官员主稿，在会议中予以变更是未有的。然而不管是关东军司令官或者总务长官，都是尽其所能努力通过总理，来把握满系国民动向的。

张于1935年5月就任总理，一直到1945年8月满洲国垮台为止，共在任10余载。此间，无论是对政府或者是关东军，都是抱着无抵抗的态度。每天10点上班午后4点下班，抓紧时间惜寸阴专念于打坐、写经（金刚经·般若经等）。然而在这中间，也例外地对两、三件事，进行过强烈的抵抗。

有关日本开拓民的土地问题

所谓百万户日本开拓民移入计划，是在关东军支持下，由有关机关，逐步推进的。最初此案系小矶国昭将军任关东军参谋长时，以北满未开垦地为对象而立案的。然而到移入实施阶段，有关下属官员，急于求成报功，遂屡屡发生强制收买邻接的满系农民熟地事件，因此酿成满系农民猛烈反对的运动。政府方面的部分人员，也认为是出于不得已的措施，对事态的发展表现出默许的倾向。当时也，张景惠曾采取了从来都未曾有过的毅然决然态度，他指示有关人员予以制止。并且秘密派我到东京求见小矶总理，直接向他倾诉了真情，恳请火急予以制止。小矶总理深感事出意料之外，允诺立即命令有关当事者，必须制止进行。此际顺势聆听了小矶总理的说明：据了解在北满现存着1700万町步（注：1町步=99.2公亩）可耕的未开垦荒地，以其1000万町步分给日本开拓民，每户使之开垦10町步，这样既给日本农民找到了生路，同时对北方也形成了边防上的铜墙铁壁，当时是本着如此的目的和设想，由他立案的。

对满系市民的不满当头一棒

全国省长会议，每年在总理官邸召开1—2次。当着战争的长期持续，就势必引起消费物资匮乏的事态，市民怨声载道，日

甚一日。正当此时，在省长会议席上，某省长执拗地大鸣不平，与事务部门纠缠喋喋不休，反复论战。此时，迄未发言，一直默默静坐的张景惠，陡然起立，以震撼整个会议大厅的大声喝斥说，“肚子饿了，要系紧裤腰带，盟邦现在是赌着国运进行殊死的酣战中，胜了满洲国当然也会分享余庆的。像这样大鸣不平，是断然不能允许的。”我在张景惠的侧近十数年，从未见过以这样激昂的声调讲过话。正因为这样，那整然危坐令人生畏的关东军的猛士们，也为之哑然，而会议也在这一喝之下，宣告了闭幕。

向梅津参谋总长直接探询战况

1945年3月美军进行了东京大空袭以来，“日本的战况，每况愈下，险象横生”的情报，不胫而走，逐渐在满系要人之间传播开来。宪兵队甚至连我家的短波收音机都给剪断，而布置了预防性的措施。张于4月伊始，派我到东京，让我访问他向来相信不疑的梅津参谋总长，探询大战的现况如何？将军直至最近作为关东军司令官久驻新京，是和张景惠有着深交厚谊的人。参谋总长在他的公馆，以素日稀有的和服装束与我共进晚餐，并告谕说，“战况的确不妙。日本唯有捕捉美军进行本土登陆作战之机，等待在水陆与之进行决战。”他一如既往，仍然以其很稳重的神态向我作了说明。我正逢笠原关东军参谋长晋京，所以得以顺便搭乘他的飞机回归满洲，将梅津总长的话，原原本本进行了复命。之后，也丝毫没有看出张景惠有什么神情不安的样子。

反对皇帝蒙尘通化

由苏联突如其来地宣战，满洲的形势为之一变而急转直下。关东军早在13号已将司令部移往通化并要求皇帝及满洲国政府向该地转移。对此满洲国首脑阵营，自总理以下全员一致，强

硬地表示了反对。张景惠主张说：“一国的元首离开首都，就意味着国的败北。直接诱发民心的动摇。”乃与臧议长和熙宫内府大臣联袂径访山田关东军司令官，张景惠泪流满面要求中止此行。然而山田以军方作战上的需要为由，顽固地表示拒绝，因而皇帝以下各部大臣全员移往通化，但是战争在两天之后宣告了结束，令人啼笑皆非。

三、满洲国的解体

武部总务长官17日搭乘小型飞机到达通化，奔赴皇帝蒙尘地点，参加了总理以下重臣全员出席的会议。我也随长官同行担任了会议的翻译。皇帝蒙尘的地点，是从鸭绿江畔的临江进入，名叫大栗子的在深山里的一座铁矿山，皇帝临时住在矿山职工的宿舍里。重臣会议的会场使用了狭窄的员工食堂，在一张长方形的饭桌一边，张总理与武部长官并排而坐，张的右侧坐着臧参议府议长、熙宫内府大臣以下满系重臣，而在武部长官的左侧坐着鹿儿岛参议、荒井宫内府次长、桥本祭祀府总裁，其外也见到了关东军吉冈中将等人。

张景惠从开始，就因为败战而受到了强烈的冲动，泪流不止。仅仅作了件随着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希望协商满洲国对应策的简短发言，然后就委托武部长官主持进行了议事。武部长官发言说，“日本天皇陛下已经接受了波茨坦直言无条件投降，事已至此，也只有奏请皇帝陛下的圣虑，除此而外别无他途。”然后向与会重臣咨询了意见。因为没有一人发言，全员在无言之中表示了同意。所以张总理、臧议长、熙大臣、武部长官一起到在另外一栋房间里的皇帝跟前，经时不久，传出皇帝陛下退位的消息。皇帝又一一召见了重臣们，进行了最后的诀别。时在8月17日的深夜。

满洲国建国以来，经过十有三年余，於兹昙花一现，宣告解体。

皇帝此后据闻将乘坐待机在平壤的飞机亡命日本，后来竟降落到沈阳机场。恰好被已经控制了沈阳机场的苏军逮捕。随后被押送到西伯利亚。

另一方面，重臣们搭乘专车19日正午回到新京车站。我和武部长官前一天乘小型飞机回京，所以又到车站迎接张景惠。但是恰当此时，苏军歼击机飞临新京上空盘旋乱舞，受到一场虚惊。

全员又相偕不离直接回到国务院总理室，由张景惠发言推定咸式毅为议长，讨论了满洲国解体后的善后措施。决议组织“东北地区临时治安维持会”，实际的会务，照旧运用满洲国的既存行政机构，决定必须立即实行必要的措施。嗣后连日全员都继续在总理室碰头晤面，到23号接获苏军卫戍司令部的通告：禁止一切耽湮游荡。所以又宣告解体。

武部长官最初的两次会议都出席了。随后苏军开始了对日满要人的逮捕和扣留行动。

四、张总理的结局

战争结束后，1945年8月30日午前10时许，正在国务院秘书室的我，接到张景惠在自宅被苏军逮捕的报告，我立即和正好来访的国通（注：满洲国通信社）楠本典夫记者一起奔往大经路的总理私第。我们刚进大门，住宅就被苏军包围了。我们和家族一起都被关进了一个房子里。这时张总理和嗣子绍纪，已经双双早被苏军带走了。

张景惠和日系要人一起都成了苏联的俘虏，被押送到西伯利亚的“拉格尔”。收容了5个年头之后，1950年被引渡给中国

人民政府，监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又经过6个年头，85岁时死去（下略）。

伪满政治傀儡戏的两名主角

王文锋

在伪满政治傀儡戏中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处于领衔主演地位的伪皇帝溥仪，另一个是处于领班地位的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实际上，在张景惠之前，还有一名处于领班地位的主角，叫郑孝胥，只演了4年，便被导演赶下台，由张景惠接替，连续演了10年，一直到傀儡戏演完为止。因此，确切一点说，张景惠是伪满后10年政治傀儡戏的另一个主角。

溥仪和张景惠“君”、“臣”二人，能够连续10年在一起充当主角，同演一台戏虽属少见，但这却是由幕后导演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决定的历史事实，也就是说，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根据傀儡的标准和条件，经过较长时间的挑选、培养、训导、考验的结果。即使这两个有血有肉、有思维、有七情六欲的活人，竟被训育成甘愿受其操纵、摆布的傀儡，并能真正领会导演的意图，忠实地履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

清逊帝溥仪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伪满政权物色的第一个对象。据当时参加策划建立伪满洲国的关东军参谋花谷正回忆：“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1）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